

“小么小儿郎，背着那书包上学堂……”一首熟悉的儿歌，伴随着新学期开学季的到来，再次唤醒我们对校园生活的美好想象。从古至今，读书人都离不开随身装书的工具，那么古人用什么样的书包呢？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多样的书包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样式，而书包的演变历程，总体呈现由笨重到轻便、由简约到精巧的趋势。

背着书包上学堂

古今书包演变史

■ 杨江波

古代笨重的装书工具



古代书笈。

在汉代之前，简牍是我国书籍的主要形式。因竹木材质的简牍比较笨重，当时读书人需用“车”来装运，这催生了“学富五车”的典故——典出《庄子》“惠施多方，其书五车”之语，后演变为形容人读书广博、学识丰厚的赞誉。汉代之后，轻便的纸质书籍开始出现，轻便的装书工具也随之出现。

相较于“车”，篋、箱就是轻便的装书工具。清代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有言：“篋，箱篋也。”篋专指竹木或藤制的小型箱具，箱的范围则更广一些。

明代文学家宋濂在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，描述了自己负篋求学的经历：“当余之从师也，负篋曳屣，行深山巨谷中，穷冬烈风，大雪深数尺，足肤皲裂而不知。”古人求学不易，宋濂就是这样背着书篋，跋山涉水、历尽艰辛去拜师的。

“篋”还有一个同类产品，那就是“笈”。

晋代名人周处所作的《风土记》有记载：“笈，谓学士所以负书箱。”笈，多用竹、藤来编制，用来装书，也可以装其他物品。古人常用笈来装一些秘密书籍，不轻易示人，因此诞生了“秘笈”一说——这个词，原指秘密收藏的书籍或书箱，后用来形容罕见珍贵的书籍。晋代学者陆翊在《邨中记》就有这样的描述：“六朝旧籍，世远逾稀，断壁残玕，弥足为宝，佚而复存，是亦罕觐之秘笈矣。”

“笈”发挥的作用已经接近于现代的书包，古代学子常负笈去求学，接近于背着书包上学堂。负笈求学，呈现了古代学子面对困境仍坚韧不拔、一心向学的典型形象，古籍中有诸多这样的描述，比如《后汉书·李固传》就有这样的描写：“固父为三公，而固步行负笈，千里从师。”唐代《北齐书》中有北齐思想家刘昼少年时求学的描述：“少孤贫，爱学，负笈从师，伏膺无倦。”隋代学者马光学识渊博，向他求教的学生有上千人之多，唐代《北史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教授瀛、博间，门徒千数，至是多负笈从入长安。”

“单步负笈”是一个成语，出处是《三国志·魏志·邴原传》。据载，邴原年少时家境贫寒，却未被艰难困阻吓退，他徒步跋涉，背着书箱，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求学，对知识深切渴求。



清代蓝布书包。

唐代后开始出现轻便书包

唐代以后，随着民间纺织工艺的发展，布制的书囊、书袋开始出现。

明代冯梦龙《喻世明言》中就有这样的描述：“（张）助辞老母，别兄弟，自负书囊，来到东都洛阳应举。”相较于篋、笈，书袋、书囊很轻便，容易背负，已经接近于今天的书包。

北宋诗人柳子文有诗《次韵呈慎思学士》：“诸蕃入学愿可偿，槐花举子促书囊。”那时候，书囊不仅是学子的书包，也象征知识的积累与身份认同。

除了布制书袋之外，还有其他材质的书袋。唐代宰相、学者王起作有《獭皮书袋赋》，文中就描写了一种用獭皮制作的书袋：裁剪成圆润方正的样式，恰好契合书本的轮廓，它默默珍藏着锦绣文章，封存着璀璨辞赋，书袋缝合处细密如网，连三车书卷都能容纳，随身携带时轻便如影，走遍九州也不觉沉重。

明清时期，因为布料不易得且容易损坏，所以文人书生仍会以箱、篋、笈来装书，不过这些箱具更加轻便。此时，书囊、书袋也更加流行，工艺上较唐宋时期更加精美。

明清富贵人家制作书箱，材质从普通木材升级为黄花梨、紫檀等名贵木料，工艺上采用榫卯结构与百宝嵌技法。海南省博物馆就藏有一件民国时期所制的海南黄花梨书画箱，其工艺极其精妙。

随着纺织工艺的进步，明清时期的书袋、书囊有了更多的装饰，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，书包的制作更加精美。宁波教育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蓝布书包，这一书包的用料、装饰都非常讲究，表面印有白色复勾牡丹花卉纹样，以编织绳作为细带，中间缀有一枚钱币。

明清时期学堂、私塾增多，学子可就近读书，此时课程也简单，无须背太多书本，书囊就成了日常装书工具。晚清私塾中，学生多用染布缝制的方形布包，内装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等启蒙读物。

民国时期的书包材质多样，主要分为布质、皮质和竹编三种类型。其中，竹编提篮式样的书包尤为精致考究，这种书包不仅能够收纳书本和文房四宝，还特别设计了放置饭菜、零食的隔层，并配有锁具以防盗窃。由于制作精良且价格不菲，这类竹编书包通常是官绅阶层或富贵人家公子的专属用品。

相比之下，皮质书包多采用上等真皮制作，同样只有经济条件优渥的家庭才会为子女购置，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家庭，只能为孩子准备最简单的布制书包。这些布书包制作简陋，材质普通，反映出当时不同阶层在教育投入上的明显差异。

新时代的书包精巧又多样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书包又有了更大的变化。解放初期的书包延续着战时物资紧缺的烙印，城市学生多使用军绿色帆布包，这种由部队剩余物资改造的包具，以粗厚帆布为面料，仅设前后两个主袋，无隔层设计。农村孩子则普遍背负家织粗布缝制的方形布包，这种书包破了又缝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甚至能传给下一代人。

到了20世纪60、70年代，绿色帆布挎包仍是主流书包。那时，大街小巷开始出现可挎的军绿色书包，书包上往往印有“为人民服务”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以及五角星，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

之后，书包的样式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。曾经单调的款式逐渐被五彩缤纷的背包所取代，这些充满活力的书包设计越发精巧，尤其是那些融入可爱卡通形象的款式，成了孩子们争相追捧的心头好。也就是从这时起，舒适实用的双肩书包开始流行起来，并逐渐成为学生的主流选择，这种流行趋势一直持续到了今天。

时至今日，书包的设计不断优化升级，在功能、材质和时尚感等方面都有显著提升。真皮、涤纶、帆布、棉麻等多种材质的书包成为时尚新宠，简约现代、复古经典、卡通趣味等不同风格，能够满足各类人群的个性化需求。不仅如此，制造商还更加注重书包的实用性能，开发出护脊、减负、防水等贴心设计，甚至推出智能书包。

书包的演变，是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的生动缩影。从最初的箱篋、布囊到如今的多元化设计，书包的样式与材质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革新。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制作工艺和审美观念的演进，也折射了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文化的时代特征。



民国柳条书包。



20世纪60年代、70年代流行的书包款式。

《玄奘负笈图》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